

麻疹闡註

刻麻疹闡注序

張子靈鈞先生錦庵字通源為
我邑名貢士天資高邁而性耽
經史多及藝術屢不得志於名場
因以素所蘊蓄者萃於書大
抵有關於世道人心而戕疹闡

往則先生之緒餘而經教於世者也
立庶彥莫醇於聖鑒趙氏免集
為彙補而謝氏又有七十二症之
書則金鑒之闡注似可不作願以
以簡約煩瑣去易之故而必疏解
而融貫之并先生示以讀書之法

先生蓋有深意焉鄉里鯨生以醫
師自命凡疾病之臨門者無論
之平陰每不肯深知辭而平日
岐黃家言或未盡見而見之而
約而不能擴充煩瑣而不能審擇
變易之不能條貫則仍即至平生

耳食之謬說鹵莽滅裂而治之
而民命遂等子草莽 闡注之作
所以為人讀醫書固不第為麻科
者有也而麻科之精且錄卒然他者
所能及顧是書向以石板翻印
孔荅井先生曾為校訂擬刻不

果往歲去夏麻寇多危其極
孫蕙坡左越以霞溪先生族姪輯
園語及遂從家郵致與其尊
甫紫庭叔即溪從弟量舉分
忝而空儲梨棗囑予一言以誌
其巔末云

道光二十有八年歲次戊申
夏三月後學煦齋徐漸達書
于嘉城試寓

麻疹闡註叙

張子諸暨老宿也博通經史工舉業善古文
詞一時經其口授指畫者皆有名於時掇巍
科而去者歲有之所著書積高至三四尺許
皆明理學辨是非論治亂有關身心性命天
下國家之言旁及藝術小數無不曲通其旨
浦陽戴太史東珊先生題其孝感里志曰非
張子之積學有素精心果力其孰能是趙子

耀緒題其章氏李漢書評曰張子惟熟於肅
常郝經謝少連之書故知章氏之書為獨善
然非有才學識三長雖熟於三子之書不能
知其善何能言其所以善朱子得章氏而其
義益彰章氏得張子而其意始顯趙子思恭
題其春秋說曰六通四闢之論如萬斛源泉
自天而下飛沫濺衣令人不敢逼視文十年
次於厥路以後多右楚左晉是先生獨具手

眼處孝廉蔣子錦川題其文集曰張子學宗
新建文學老蘇皆能升堂而入其室故其所
言多可為世用是數子皆知張子之深者世
人謂張子不幸而窮故著書不知不窮不足
以著書張子之不幸後人之幸也近年吾暨
麻疹大劇諸醫束手謝不治者問之張子應
手而愈人咸神之請其秘方張子曰方無秘
方有秘方之所以窮也出其闡註

御定醫宗金鑑麻疹授之曰讀其書得其意忘其
言庶幾有勇乎人珍為拱壁恐積久殘毀不
傳即傳鈔錄不廣為惠有限以余頗明岐黃
又為張子老友囑言其本末付梓以公諸世
余覽之廢卷而嘆曰此張子之緒餘也烏足
珍雖然緒餘驗則其諸書之足為世用也益
信張子謂誰水霞廉通源霞溪也

道光二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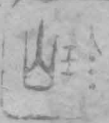
同學弟壽椿懷玉書



麻疹闡註自叙

麻疹一科古無專書惟於痘症後畧見之痘重而麻輕也近數十年麻多劇症較重於痘於是有心濟世者各著書以傳之然猶少刊本往往私相傳抄矜為秘方其實瑕瑜不掩醇駁雜出甚至有以蜈蚣全虫五虎散治麻疹誇為神方筆之於書而互相傳授者是可哀也余所見麻科自萬氏而後以謝氏七十二症趙氏麻瘡彙補最為平穩然謝氏未免煩瑣愈煩瑣則愈掛漏蓋言其常風痰食火四者可該窮其變則千

變萬化非七十二症所能盡也趙氏彙補悉本
御定醫宗金鑑故較謝氏尤醇但變易其方藥詞句
使若不出於金鑑者以神為心得又條款倒置
線索不清未為善本總不若金鑑之醇而又醇
也但金鑑言簡而該非得其言外之意必疑其
畧而不詳余所闡發未必得其奧旨然悉本前
賢未敢杜撰而所採之說趙氏尤多不註姓名
者以便文勢耳非敢掠美也歲在旃蒙大淵獻
月惟臯諸暨張廉叙



御定醫宗金鑑麻疹

讀書之法當逐字讀逐句讀逐節讀復舉全篇
融會貫通而讀斯能得其言外之意而為善讀
書者矣醫門之書如我

朝

御定醫宗金鑑言簡而意該義近而旨遠非易讀也

卽其麻疹一科凡言某方主之者言主之必有
輔之者矣所謂逐字讀也於見形條云有不透
徹須察所因言因則因之者廣不可枚舉因之
者猝不可預揣故下第列因風因火因虛可知

之三項以見舉一反三之意所謂逐句讀也於
收沒條言當散不散內有虛熱不可純用寒涼
之劑以柴胡四物湯治之於身熱不退條言麻
既出透身仍大熱此毒盛壅遏宜化毒清表湯
治之疹已沒落而身熱者此餘毒^熱留於肌表宜
柴胡清熱飲治之何言之相反乃爾蓋分觀則
偏合觀則全所謂逐節讀也詳於正症畧於偏
變症正症可言變症不勝言也詳於麻前畧於
麻後麻前得法麻後自無患也祇言實症不言
虛症麻為陽毒絕少虛症麻後之虛不言可知

也所謂統舉全篇融會貫通而讀也故於主治
條曰此首尾主治之大法至於臨時權變惟神
而明之而已富哉言乎一篇微旨已揭於此讀
是書者當無不領畧而會悟之而余復為之闡
發者為淺學通其旨也然而高明之家已竊笑
其蛇足矣乙亥仲夏霞溪張廉書於白碇湖旂
山之指川書塾



